

韓非《难势》^①注译

图书馆大批判组

〔原文〕

慎子曰^②：“飞龙乘云，腾蛇游雾^③；云罢雾霁，而龙蛇与蝼蚁同矣^④；则失其所乘也^⑤。贤人而诎于不肖者^⑥，则权轻位卑也；不肖而能服贤者，则权重位尊也。尧为匹夫，不能治三人；而桀为天子，能乱天下。吾以此知：势位之足恃^⑦，而贤智之不足慕也。夫弩弱而矢高者^⑧，激于风也；身不肖而令行者，得助于众也。尧教于隶属^⑨，而民不听；至于南面而王天下^⑩，令则行，禁则止。由此观之：贤智未足以服众，而势位足以诎贤者也。”

〔注释〕

①难：诘难，驳难。势：慎到的“势治”主张。难势：不是韩非驳慎到，而是韩非驳难儒家对于慎到“势治”理论的攻击。

②慎子：名到，赵国人，战国中期的法家。他反对“贤治”，提倡“法治”，特别强调重“势”，即新兴地主阶级掌握政权的重要性。慎到在这里讲的主要就是这个观点。

③腾：即騰。騰蛇：古代传说龙的一种，可以在雾中飞行。

④蝼：同蝼。螻：同蟻。

⑤则：乃是，那是。乘：依凭，依托。

⑥诎：同屈，即屈服，折服。

⑦势位：权势地位，这里指政权。恃：（shì音事）倚仗，依赖。

⑧夫：助词，用在句首。弩：（nǔ音努）弓。

⑨教：同效，意即“相仿”。

⑩南面：古代君主坐不向北，而向南。王：（读Wàng望）称王，统治天下。

〔译文〕

慎到说：“飞龙乘着云行，腾蛇在雾里游，但云消雾散之后，龙蛇就和蚯蚓、蚂蚁一样了，这是因为它们失去了依托的云雾。贤人屈服于不肖者之下，是由于贤人权力小、地位低；相反的，不肖者而能使贤人屈服，是由于他权力大、地位高。尧当老百姓的时候，连三个人也管理不了；桀做了天子，就把天下搞得乱糟糟的。我从这里知道：权势、地位是最可靠的，而贤能、才智是不足羡慕的。弓弱而箭却能射得很高，这是借助于风力推动的缘故；本身不肖而其命令却能推行，这是靠了众人支持的缘故。当尧身分还很低微的时候，没有谁听他的话；等到他南面称王于天下，他一下命令，别人就立即行动，一下禁令，别人就马上停止。由此看来，贤能才智不足以制服众人，而权势、地位却是足以制服贤人的。”

〔原文〕

应慎子曰^①：“飞龙乘云，腾蛇游雾，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^②；虽然，夫释贤而专任势^③，足以为治乎？则吾未得见也。夫有云雾之势，而能乘游之者，龙蛇之材美也；今云盛而螭弗能乘也，雾醞而螭不能游也，夫有盛云醞雾之势而不能乘游者，螭螭之材薄也。今桀、纣南面而王天下，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，而天下不免乎大乱者，桀、纣之材薄也。且其人以尧之势以治天下也^④，其势何以异桀之势乱天下者也？夫势者，非能必使贤者用己^⑤，而不肖者不用己也；贤者用之则天下治，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。人之情性，贤者寡而不肖者众；而以威势之利，济乱世之不肖人^⑥，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，以势治天下者寡矣。夫势者，便治而利乱者也。故《周书》曰：‘毋为虎傅翼^⑦，将飞入邑^⑧，择人而食之。’夫乘不肖人于势，是为虎傅翼也。桀、纣为高台、深池以尽民力，为炮烙以伤民性^⑨；桀、纣得成肆行者，南面之威为之翼也。使桀、纣为匹夫，未始行一，而身在刑戮矣。势者，养虎狼之心，而成暴乱之事者也，此天下之大患也。势之于治乱，本末有位也^⑩，而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，则其智之所至者浅矣。夫良马固车，使臧获御之^⑪，则为人笑；王良御之^⑫，而日取千里。车马非异也，或至于千里，或为人笑：则巧拙相去远矣^⑬。今以国为车，以势为马，以号令为轡^⑭，以刑罚为鞭策^⑮，使完、舜御之，则天下治；桀、纣御之，则天下乱：则贤、不肖相去远矣。夫欲追速致远^⑯，不知任王良；欲进利除害，不知任贤能：此则不知类之患也^⑰。夫尧、舜亦治民之王良也。”

〔注释〕

①应：应时，回答，这里有“反驳”，“责难”的意思；前面省去了主语，意即有人责难。这一段集中暴露了儒家复辟倒退的贤治谬论。

②托：同托。

③释：放开，放下。任：听凭，专靠。

④其人：主张势治的人，这里指慎到。

⑤己：自己，指“势”。

⑥济：周济，这里有“助”的意思。

⑦毋：不要，不可以。傅：同附，增加的意思。

⑧邑：(yì音奕)，即城。

⑨烙：读格。炮烙：古代的一种酷刑，性读生，即命。

⑩位：定。本末有位：本来就没有一定。

⑪臧获：古代剥削阶级及其文人对奴婢或奴隶的侮蔑性称呼。

⑫王良：春秋时晋国人，以善于赶马车著名。御：驾馭，驾馭车马。

⑬拙：(音捉)笨。

⑭轡：(pèi音配)，驾馭牲口用的嚼子和缰绳。

⑮策：同策，即马鞭。

⑯夫：助词，这里有“如果”的意思。欲：想要，希望。“欲”字前主语省去了，意思是“有人想要”。追速致远：车马跑的速度快路程远。

⑰类：依照上下文意，“类”在这里指“类比”，不是“类别”。

（译文）

有人责难慎到说：“飞龙乘着云行，腾蛇在雾里游，我并不以为龙蛇不依托于云雾就能行游。但是，如果丢开贤人而专靠权势，就可以完全把国家治理好吗？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要懂得：有云雾作依托，而能够在其中行游的，正是龙蛇本身本领高强的缘故。现在云层虽然很厚，而蚯蚓却不能乘驾，雾虽然很浓，而蚂蚁却不能在其中行游；既然有厚云浓雾作依托，而不能乘驾或在其中行游，正是由于蚯蚓蚂蚁没有本领的缘故。现在桀纣面南称王天下，以天子的权威作为他的云雾，而天下仍然不免于乱七八糟，这是由于桀、纣的能力薄弱的缘故。而且，主张势治的人以为用尧的权势可以治好天下；那么，尧的权势和桀扰乱天下的权势又有什么不同呢？其实，权势这种东西，并非只有贤人才能用它，而不肖的人就不能用它的。不过贤人用它，天下就安定；不肖的人用它，天下就混乱。从一般人的性情看，贤人少，不肖的人多，如果将权势交给乱天下的不肖人，那就会形成用权势扰乱天下的人多，用权势治好天下的人少。因为权势这个东西，是既便于治，又利于乱的。所以《周书》上说：‘不要给老虎添上翅膀，否则，老虎会飞进城里挑拣人吃的。’要知道让不肖的人掌握权势，等于是给老虎添上了翅膀。桀、纣造高台、深池耗尽民力，作炮烙酷刑伤害民命；桀、纣之所以能够肆意施行这种种暴行，是因为有天子的威力做了他们的翅膀。假如桀纣是两个普通的老百姓，等不到他们施行一种暴行，就要遭到刑杀了。因此，权势这个东西，是滋长虎狼之心、造成暴乱的事情的，这是天下的大祸害。权势对于天下的治乱，本来没有一定；专讲有了权势就能足以治好天下的人，其见识所及未免太肤浅了。好马坚车，让奴婢去驾御，就要被人笑；但王良驾御起来，就可以日行千里。车马并没有两样，或者日行千里，或者被人所笑，其原因就是驾御人的技能的巧拙相差太远的缘故。现在拿国家比做车，拿权势比做马，拿号令比做缰绳，拿刑罚比做鞭子，让尧舜来驾御，天下就大治；让桀、纣来驾御，天下就大乱，其原因就是驾御人的贤与不贤相差太远的缘故。如果有人想追上速度快的车马，奔向远方，却不知任用王良；想增进利益，除去祸害，却不知任用贤能，这就是不懂得类比的毛病。像那尧、舜也就好比是善于治理人民的王良啊！”

（原文）

复应之曰^①：“其人以势为足恃以治官^②。客曰：‘必待贤乃治’^③，则不然矣。夫势者，名一而变无数者也。势必于自然^④，则无为言于势矣；吾所为言势者，言人之所设也。今曰：‘尧、舜得势而治，桀、纣得势而乱’，吾非以尧、舜为不然也^⑤；虽然，非一人之所得设也。夫尧、舜生而在上位^⑥，虽有十桀、纣不能乱者，则势治也；桀、纣亦生而在上位，虽有十尧、舜而亦不能治者，则势乱也。故曰：‘势治者则不可乱，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。’此自然之势也，非人之所得设也。若吾所言，谓人之所得设也；若客所言，谓人之所得势也而已矣，贤何事焉^⑦！何以明其然也？人有鬻矛与楯者^⑧，誉其楯之坚：‘物莫能陷也。’俄而又誉其矛曰：‘吾矛之利，物无不陷也。’人应之曰：‘以子之矛，陷子之楯，何如？’其人弗^⑨能应也。以为^⑩不可陷之楯，与无不陷之矛，为名不可两立也^⑪。夫贤之为道也^⑫，不可禁；而势之为道也，无不禁。以不可禁之贤，与无不禁之势，此矛楯之说也。夫贤、势之不相容，亦明矣。且夫尧、舜、桀、纣，千世而一出，是比肩踵踵而生也^⑬；世之治者不绝于中^⑭，吾所以为言势者，中也。中者，上不及尧舜，而下亦不为桀、

纣；抱法处势则治，背法去势则乱。今废势背法而待尧、舜，尧、舜至乃治，是千世乱而一治也；抱法处势而待桀、纣，桀、纣至乃乱，是千世治而一乱也。且夫治千而乱一，与治一而乱千也，是犹乘骥、驽而分驰也^⑮，相去亦远矣。夫弃隐括之法^⑯，去度量之数^⑰，使奚仲为车^⑱，不能成一轮；无庆赏之劝^⑲，刑罚之威，释势委法，尧、舜户说而人辩之^⑳，不能治三家。夫势之足用，亦明矣；而曰‘必待贤’，则亦不然矣。且夫百日不食，以待粱肉，饿者不活；今待尧、舜之贤，乃治当世之民，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。夫曰‘良马固车，臧获御之，则为人笑；王良御之，则日取乎千里’，吾不以为然。夫待越^㉑人之善海游者，以救中国^㉒之溺人，越人善游矣，而溺者不济矣；夫待古之王良，以驭今之马，亦犹越人救溺之说也；不可，亦明矣。夫良马固车，五十里而一置^㉓，使中手御之，追速致远，可以及也，而千里可日致也，何必待古之王良乎！且御，非使王良也，则必使臧获败之；治，非使尧、舜也，则必使桀、纣乱之；此味^㉔，非饴蜜也，必苦菜亭历也^㉕。此则积辩累辞^㉖，离理失术，两末^㉗之议也，奚可以难夫道理之言乎哉^㉘！客议，未及此论也。”

（注释）

- ①复：又。之，指前面责难慎到的人，亦即后面提到的“客”。复应之：又有人反驳责难慎到的人。此段阐述了韩非本人的“法治”理论，也是全篇文章的重点。他驳斥了儒家鼓吹的所谓“必待贤乃治”的谬说，捍卫和发展了慎到关于“势治”的“法治”理论。
- ②其人：指慎到。治：治理。官：指用人。治官：治理国家和任用官吏。此句概括了慎到在第一段所主张的内容。
- ③客：韩非假设的儒家“贤治”主张的代言人，即在前面责难慎到“势治”主张的人。此句概括儒家代言人在第二段所主张的内容。
- ④势必于自然：指固定不变的王位传承。
- ⑤不然：不是如此。又按上下文意，当为“不贤”。
- ⑥夫：助词，有如果的意思。
- ⑦：何事：表示反问。焉：语助词。贤何事焉：与贤人有什么相干！
- ⑧鬻：（yù音豫），卖，楯：同盾，即盾牌，古代用于防卫的一种武器；有皮制的，也有木制的。
- ⑨弗：（fú音夫）不。
- ⑩以为：相当于助词“夫”，这里有“因为”的意思。
- ⑪为：于。名：名理。为名：在理论或道理上。
- ⑫道：治理，这里有“办法”，“道路”的意思。
- ⑬比：并。踵：脚后跟。比肩随踵：这里有“一个接一个”或相继的意思。
- ⑭治者：统治者，指历代君主。绝：断。中：不高不低，中材或中才，这里有“中等才能和德行”的意思。
- ⑮骥：（jì音祭）。驽：（ēy音耳）。骥驽：皆良马。
- ⑯括：（kuò音扩）。隐括：矫正木材弯曲用的工具。
- ⑰数：同术。
- ⑱奚（xī音希）仲：姓任，夏代著名的造车巧匠。

⑲庆：奖赏。劝：勉励。

⑳说：（shuì音税）。户说：挨家挨户劝说。人辩：一个一个解释。

㉑梁：好梁。

㉒越：指当时边远近海地区，今浙江一带。

㉓中国：中原地区。

㉔五十里而一置：即每五十里设一驿站，以便从速替换传递命令。

㉕此味：这好比人对于口味。

㉖亭历：即葶藶，菜名，味很苦。

㉗积辩累辞：连篇累牍的诡辩。

㉘末：端，极端。

㉙奚：疑问词，何，怎能。道理之言：合理的言论，指慎到的“势治”主张。

〔译文〕

另外，又有人代慎到辩驳说：“慎到认为只要依靠权势，就可以治理好国家和任用好官吏，而你却说：‘必定等到出现贤人才能治理好国家’，那就不对了。因为权势在名称上虽然只有一个，但在内容上却是变化不定的。如果权势的内容仅仅限于‘自然之势’，那我对于‘势’就没有多少可说的了。我所要说的‘权势’，是说人力所安排的‘权势’——即‘人之为势’。现在你说：‘尧、舜得了权势就能治好天下，桀、纣得了权势就会扰乱天下。’我并不以为尧、舜不是。如此，但是尧、舜的权势也不是一个人所能安排的。假使尧、舜一生下来就居于上位，虽然有十个象桀、纣那样的人也不能扰乱天下，这就是‘势治’；假使桀、纣也是一生下来就居于上位，虽然有十个象尧、舜那样的人也不能治好天下，这就是‘势乱’。所以说：‘凡是‘势治’的形势就不可能扰乱，‘势乱’的形势就不可能治好。这是‘自然之势’，不是人力所能安排的。象我所说的‘势’，是人力所能安排的；象你所说的‘势’，只是人们所获得的‘势’，即‘自然之势’而已。这跟贤人有什么相干呢！怎样证明‘贤治’与‘势治’是两不相容的呢？（从前有过这样一个故事：）有一个卖矛和盾的人，夸耀他的盾很坚固，说：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刺穿它。’过了一会儿，又夸耀他的矛说：‘我的矛很锋利，无论什么东西没有不能刺穿的。’有人反问他：‘用你的矛，刺你的盾，又怎样呢？’那个人被问得答不出话来。因为这个什么都不能刺穿它的‘盾’和没有什么不可以刺穿的‘矛’，在理论上是不可能同时成立的。现在说到‘贤治’的办法是，（奴隶主）贵族的世袭特权不可用禁令限制，而‘势治’的办法是，任何方面都必须用禁令来限制。如果同时兼用不许禁令限制世袭特权的‘贤治’和不论任何方面都必须用禁令加以限制的‘势治’，这就是矛盾的说法了。所以，‘贤治’与‘势治’两不相容也就很明显了。再说，像尧、舜、桀、纣这样的人物，即使是一千世出现一次，也可以算得很多了。世上治理天下的人是不断以‘中才’出现的，我所说的‘势治’的实行者，也就是指的这些‘中才’的人。‘中才’的人，从好的方面讲比不上尧、舜，从坏的方面说也不会做桀、纣。他们坚持了法和掌握了权势，就可以治好天下；违背了法和丢掉了权势，就会造成天下混乱。现在假使废弃了权势而违背了法而等待尧舜到来，尧舜来了天下才能治好，这就是说乱上一千世才能得到一次治；假使坚持了法和掌握了权势而等待桀纣的到来，桀、纣来了天下才能扰乱，这就是说太平了一千世也只有一次乱。可想而知治一千世而乱一次，和治上一次而乱上一千世，中间的优劣

利弊就好比彼此乘着千里马背道而驰，相去的距离也就太远了。假使抛弃使用隐括矫正弯曲木材的方法，去掉度量衡的技术，让奚仲造车，可以肯定，他连一个车轮也造不了；没有奖赏的勉励和刑罚的威严，抛弃权势和法，让尧、舜一户一户去说服，一个一个去解释，同样可以肯定，他们连三户人家也管不好。可见权势最可靠的道理也就很明显了，而说‘必定等待贤人’也就不对了。况且一百天不吃东西而等待粟和肉，饥饿的人就活不了；现在你主张等待尧、舜这样的贤人到来了，才能治理当代的人民，这种主张就好比等待粟和肉来解救饥饿一样。再说到‘好马坚车，让奴婢驾御就要被人笑；让王良驾御就可以日行千里’，我也不以为是对的。这好比等待善于游水的边远近海的人，来救掉进水里的中原人；边远近海的人固然是善于游水的，但等到他到来时，掉进水里的人已不可救了。假使说要等待古代的王良来驾御今天的马，也就好比等待边远近海人救中原落水人一样；这种说法行不通，也是很明显的。对于好马坚车，假如每五里设一个驿站，用一个具有中等驾御技术的人来驾御，追上速度快的车马，奔向远方，是可以办到的；即使是上千里的路程，也是可以计日到达的。为什么一定要等待出现一个古代的王良呢！而且照你的说法，驾御车马，不任用王良，就必定用奴婢来败坏它；治理国家，没有像尧舜这样的人，就必定让桀纣来扰乱它。这种说法就好比人对于口味，不吃最甜的蜜糖，就必定吃最苦的苦菜亭历一样。你的这种连篇累牍的、离开道理背弃法术、两种各走极端的议论，怎么能够难得倒慎到的正确主张呢！你所议论的东西，还远远没有接触到这种势治的理论呀！”

（上接第46页） 叫嚷什么“恃德者昌，恃力者亡”，恶毒咒骂革命暴力，猖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，说明他和历史上反对革命暴力的孔孟之徒，完全是一丘之貉。

×

×

×

作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，韩非的法治理论，当然是有他的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的。他带着剥削阶级偏见看待劳动人民，认为实行法治决不能去适合劳动人民的要求，主张对劳动人民也必须用严刑峻法实行镇压。这是应当加以否定的。但是，从主流来看，他的法治理论却是合于时代的需要，适应历史的潮流，对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的。因之，对韩非必须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。可是两千多年来，反对革新的反动派，总是无耻咒骂和诽谤包括韩非在内的法家。叛徒林彪也恶毒攻击法家是“罚家”。这就清楚地表明林彪和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，是代表腐朽没落的社会势力。因之，在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同时，努力用马列主义观点读一点法家著作，将有助于我们弄清儒法斗争的阶级实质，有助于深入、普及、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，有助于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。